

陈军
著

上海的爱情魔方



一场误会，造成我俩的有缘无份。这么多年，我和画眉其实谁都无法忘记对方。人回到上海，我的心却留在了老家。画眉离了婚，夫家要走了儿子。去年底，我正式娶她为妻。当我掀起画眉的头纱，一眼瞥见她眼梢细细的皱纹，突然间产生一种陌生感。是的，我们都不再年轻，初恋离我们很遥远，很遥远。

上海的爱情魔方

陈 军 著

I253.7
CJ2



目 录

- 1 四次婚姻，三个孩子，我才 28 岁(004)
- 2 偷来的婚姻不快乐(016)
- 3 网络似小妾，和我争丈夫(024)
- 4 家有妒妻(035)
- 5 黑色生死恋(042)
- 6 梦中，那张红派司啊 (050)
- 7 爱上忧郁女孩 (060)
- 8 我不愿做她的避风港 (070)
- 9 全职太太 “多疑症” (080)
- 1 0 善良的谎言 (090)

- 1 1 丈夫另有两个“妻”(098)
- 1 2 誓将“丁克”进行到底(108)
- 1 3 小天的故事(117)
- 1 4 心痛的，不是钱，是情(127)
- 1 5 绝情妈妈伤心女(137)
- 1 6 寻找阳光灿烂的日子(145)
- 1 7 他，一生欠我一月工资(153)
- 1 8 遭遇爱情，我是“弱智”(163)
- 1 9 想家的女人(173)
- 2 0 日本太太我很穷(183)

四次婚姻，三个孩子，我才 28 岁

从第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，为了孩子，她匆匆把自己置身于下一场婚姻。就像是多米诺骨牌，推倒了第一块，接下来的一块接一块倒下。

口述：欣欣，女，28 岁，营业员

我在江西长大，父母是知青。中学毕业我考上中等师范学校，本来，我可以成为一名教师，捧个铁饭碗。临毕业，我面临两种选择，要么分配在当地小学，要么回上海重新开始。在父母的极力怂恿下，带着对大上海的美好憧憬，我放弃分配，回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上海。

那年，我刚满 19 岁。

老师当不成，经人介绍，我先后做过工厂里的计件工、保险业务员、化妆品推销，都不稳定，这样混了两年，随后我进一家公司做销售。毫无客户关系和销售经验的我第一个月就没完成指标，按照公司规定，完不成指标没

有工资，三个月完不成指标就得走人。

一天中午，销售部经理梁让我陪他去见客户，他把我带到一家很气派的饭店，客户是一个从福建来的大老板，他们边吃边聊天，几杯酒下肚，才提起合同，一张数目不小的合同就在饭桌上轻松签下。我很惊讶，没想到这么大一笔生意这么容易就谈成了。以前我找人家，吃过无数次闭门羹不说，光难听的话不下一箩筐，难看的脸就不必提了，就差给客户下跪磕头了。那一刻，我对梁经理佩服得简直是五体投地。

回去的车上，梁经理说这笔业务就记在我的名下，他还说他很看重我，以后他会在业务上多介绍客户给我认识的。这以后，梁真的时常把他的客户关系介绍给我，我也成为公司业绩最好的员工。梁常开车接送我上下班，带我出去应酬，给我买衣服，陪我看电影，渐渐地我感觉到他对我好已超过了上级关心下级的关系。于是我开始留意这个比我大14岁的男人。论相貌和个子他都很普通，事业还可以，

年龄是大了些，可对我很照顾。老房子拆迁，新房子还没到手，梁把我接到了他的住处。我们的关系也在公司公开。

我怀孕后，梁的第一个反应是“快去医院做掉”。而后他开导我：“我积蓄不多，房子也是借的，等我赚够了钱再娶你，我希望我们的婚礼体体面面，将来你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。再说你也刚刚开始熟悉业务，生了孩子就没了工作。你还年轻，事业怎么能不要呢？”天真的我跟梁说，我不在乎房子和钱，我只要你真心对我好就行。孩子是我们爱情的结晶，我想留下。

因为孩子，我们闹起别扭。公司里上到经理下到同事都劝他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跟欣欣也蛮般配，横竖是要结婚的，不如现在就办了。

就这样，尽管遭到双方家人反对，我和梁还是草草办了喜酒。

婚后，我和梁之间的矛盾渐渐暴露出来。我很在意营造两个人的安乐窝，而他的家人总是隔三岔五地涌来，打麻将、喝老酒，弄得房间里乌烟瘴气。他的姐姐甚至还有我们房门钥

匙，也不问我是否愿意，三天两头抱着脏衣服来用我家新买的洗衣机。生活琐事引起口角不断，梁竟然动手打我，全然不顾我有孕在身。孩子满月后，婆婆不愿帮我带孩子，于是我把孩子送到刚退休回上海的父母身边。我和梁的矛盾越来越深，我搬回了娘家，准备离婚，那年，我23岁。

这时，我遇见了仪表堂堂、能说会道的张。他自称比我大5岁，在一家外资公司做经理，父母都是机关干部，那时手机还没像现在这样普及，当他用手机打电话时，我认定他家境好，年轻有为。

张邀请我去喝茶，我欣然答应。我甚至对他说自己还没结婚。我们边喝边聊，真是相见恨晚。临别，他给了我一张名片，上面印着某某公司总经理的头衔。我们开始频频约会，他不凡的谈吐和高贵的气质让我着迷，简直就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。他还带我去见了他的父母。他们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豪华气派，他的父母看起来也不像知识分子，不过两位老人对

我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。

从他们家出来，张似乎看出我的疑虑，解释说，我父母都很清廉，对生活要求很简单，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，将来你嫁给我和他们住在一起，可要有思想准备。我脱口而出，我才不住你家，我有房子。张连忙接口，那好啊，我就搬到你家住，省得一天到晚受他们教育。

张也博得我父母的好感。我很快和梁办妥离婚手续，孩子归我，所有一切财产归他，我也离开了公司。认识张五个月后，我又结婚。张对我离异有孩子似乎并不在意，结婚登记时我发现他也不是初婚。新婚才几天，张就说要出差，走前，从我手里拿了五千多元。几天后，一男一女吵上门来，说张骗了他们好几万元钱，要我还钱，事情闹得很大，弄堂里的人都围过来看热闹，更有人说风凉话，说她老公骗来的钱都化在了这个女人身上。最后我只好拨了110。这以后上门讨钱的人络绎不绝。哭的跳的骂的闹的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我嫁给了一个有前科的诈骗犯，张因为诈骗曾被判刑6年，刚刑满释放，又重操旧业。

他和我结婚完全是因为看中我有住处，因为出狱后家人不让他再回家住，他的父母也不是什么干部，只是机关勤杂工。我匆匆忙忙的第二次婚姻只维持了一年，以张再次被捕入狱为终结。细细一算，我和张结婚在一起生活才几天。我不仅分文没得到，还让张骗去了数千元。

失情又失业的我此时身无分文、走投无路，还要忍受街坊四邻的指指点点，一些不明就里又爱嚼舌的邻居误以为是我伙同张一起诈骗钱财。于是我把新房子用很低的价钱卖了，又在附近买了间旧房。24岁的我经历了两次婚姻，还带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，我不敢想我的将来。

很快，有亲戚张罗着要给我介绍对象，说对方开公司，经济条件不错，就是年龄大点，长相差点。拗不过介绍人一番好意，我答应见见。说实话，对黄的第一印象不怎么样，个子太矮，邋邋兮兮的，还比我大16岁。黄大概是看出我的顾虑，说不谈没关系，交个朋友。事后介绍人数落我，人家怎么说也是开着公司

的小老板，人也老实，又没结婚，你离了两次婚不算，还带个孩子，人家都不嫌弃，你还挑什么呀。你看你现在日子过得多难，找个靠山，还愁娘俩个没饭吃？听人这么一说，我觉得也对，就答应和黄交往。我新买的旧房没住多久，就开始漏雨渗水，黄主动提出帮我找人翻修，还说房子太旧了，顺便重新装修装修。我说手头钱不多，他说你别管，包在我身上。房子装修好后，我默许黄搬进来和我同住。我想法很简单，像他这样外面能赚钱，家内能干活的男人，也许我以后不会碰到。

黄起初对我对我的孩子都挺好，遇到我加班，他还主动接送孩子、喂饭、洗澡、哄孩子睡觉。将近一年的时间里，我体验到家庭的幸福。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没有维持太久。我怀孕了，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，那时黄的生意正走下坡路，我的工作也很不稳定，我怕孩子的出世会面临经济困境，更主要的是，我怕黄有自己的孩子会嫌弃我的孩子。

我瞒着黄偷偷去了医院。事后，他大发雷霆，说我断了他家的香火。一个周末，黄出动

全家人，到我家中搬走了全部属于他的东西，包括洗脸盆和痰盂。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，让我和孩子都很难堪。在黄家人句句声讨之中，我意识到自己对不起黄，对不起黄家人，是我欠他的，我要补偿。我把孩子送到父母处，不听任何人的劝告，固执地住进黄家，我说我是来赎罪的，黄的家人没给我好脸色，黄也冷言冷语，你在这里别指望我把你当媳妇看，你是我家的佣人。

很快我又怀孕了，这次我当然得给黄家留下后。黄对我的再次怀孕表现冷漠，当我不能再上班时，他没忘了叮咛我：“你别用我的钱去贴你的孩子。”产后大出血，黄根本不管我，我只好抱着孩子坐公交车去医院。医生说要找家属签字手术，他居然冲着医生大吼：“你们已经骗了我几千元，还想骗我钱？我不签。”情况危及，同情我的女医生在没有家属签字的情况下还是为我实施了手术。住院要陪护，可黄借口忙，每天只是象征性来探视一次。病房里的病友家属同情我的遭遇，就主动帮我打水，买饭，还从家中烧些鸡汤、鱼汤给我。

我明白我的这次婚姻又走到了尽头，我脑子里想的只是带着我的孩子一起离开。出院后，黄把我送回我自己的家，然后丢下一句话，离婚，赔钱。法院很快判决我们离婚，并让我赔了他一万元的装修费。我再也没见过我的孩子。第三次离婚，我26岁。

我知道我还得生活，大儿要我抚养，每个月还要支付老二的抚养费。我找了份营业员的工作，收入有了保障。在商场，我认识了维修工余，一个大我8岁的男人。余不断地给我写情书，他一手漂亮的字打动了，我们同居时，我隐瞒了后两段婚史。这次我很当心，可还是怀上了，我们都不想要这个孩子，医生说我不能再堕胎，那样会很危险。我的肚子一天大似一天，引来居委会干部的注意。生孩子要准生证，准生证要看结婚证。迫于外界的压力，我们不得不领了结婚证。

婚后，余让我把孩子（阿大）处理掉，要么送人，要么带到深山老林丢掉，否则一年后离婚。我不同意，他对我态度也变得恶劣，孩

子出世后，对我拳脚相加更是家常便饭。他提出离婚，孩子归我，他付生活费。一次他把我打得口鼻流血逃出家门，引来路人围观，正巧我以前的邻居下班路过认出我，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：这个女人怎么又挨打了？他以前的男人吃过官司的。他后来的男人现在又开公司当老板了，听说小孩都不让她看。这样的女人怎么能带小孩呢，将来难免也是坏料。一句句毒辣辣的话语像刀一样刺在我心上，我恨不得拿橡皮膏把每个人的嘴都封上。

这次风波让余改变了主意，他要借孩子报复我，他扬言，如果我不放弃孩子，法庭上他会让我吃惊得昏过去。他做到了，虽然我没昏过去，却惊骇不小。他居然找到了我第三任丈夫的母亲，说服她出庭佐证我两年没付抚养费，余如愿得到了孩子。然后，余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孩子，他常找借口问我要钱，一会儿是孩子病了，一会儿孩子买奶粉，一会儿孩子要交入托费，他说：“我失业了，没钱，我知道你喜欢孩子，你做娘的总不会看着亲生骨肉挨冻受饿吧。”他居然还厚颜无耻开口向我借钱。

四次婚姻，三个孩子，我才28岁，却有着50岁老人一样的心态。三个孩子让我连死的念头都不敢有。



偷来的婚姻不快乐

放弃别人看来幸福的婚姻和家庭，和自家表妹的男友走在一起，

一个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的爱情故事，结尾总有点灰灰的。

口述，蔚娟，女，31岁，财务经理

认识家耀前，我一直生活在平庸之中。丈夫在机关是个正处，颇受器重，仕途一片光明，我在丈夫管辖内的公司做财务，自是得到不少庇护。丈夫工作忙、应酬多，儿子由老人帮着带，结婚后他忙他的我玩我的，也算逍遥自在。

认识家耀很有些戏剧性。刚考出驾照的我，开着单位的“大奔”抖抖豁豁上了马路，着实是车技蹩脚刹车反应慢了半拍，撞了前面一辆“普桑”。车上下来个微醺的男人，我赶紧道歉，连声说着好话，不料那男人冲着我骂骂咧咧，嘴巴里蹦出粗话无数，令人甚是难